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 征文 第十季

诗画小满

鲍安顺



花开半浓最相宜
温 韩



小满天，在农历四月，正值“首夏清和”，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，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夏天开始，所以古人称“首夏”，亦称“始夏”。我独爱江南的小满天，此时静心品画读诗，可谓惬意舒爽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古人创作了许多描绘小满的诗书画。其中，南宋王升的《首夏帖》，就是传世精品，为纸本行书，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此帖精学米芾书法，是他晚年之笔，气势酣畅，笔法老健。其中写道：“首夏清和，伏惟神明赞相，尊候万福，再会未期，伏几相时保重。”意思是说，小满天惬意舒爽，所以告慰好友伯兴，不知何日再能相见，叙思念之情，道友谊珍重。

明朝大书画家文征明的儿子文彭曾为江南小满天作画，并赋诗题款：“我爱江南小满天，繁华消尽竹娟娟。北窗自展南华读，时有凉风到枕边。”更有意思，文彭画的是竹，他却没有想到，最让后人回味无穷的，却是他的题款诗，尤其是那句“江南小满天”，说得极有情趣，让人过目不忘。

文彭还有一首诗云：“我爱江南小满天，鲥鱼初上带冰鲜。一声戴胜蚕眠后，插遍新秧绿满田。”此诗，与题款诗，皆写江南小满天，可是道出的意思，完全不同。那题款诗，写出了他的画意人生，那夏意附于娟娟画竹上，让他感觉繁华渐退，在北窗下阅读此画时，似有清风拂徐，如在枕边。

文彭家族，世代生活在江南苏州，他笔下的小满，皆有江南色彩。那江南初夏季节，最鲜美的鲥鱼，此时从大海回游到长江，在中下游地区水流平缓处产卵，就成了人们口福时鲜。那鲥鱼，出水即死，所以文彭诗中的“冰鲜”，是指用冰保鲜的鲥鱼，转运各地，也是进贡朝廷的美食。还有，诗中提及的“戴胜”，是妇女头戴的花冠，犹如美丽花幡，为小满习俗。另外，那养蚕织丝，种稻插秧，在江南的

晨雾未散的麦田里，齐腰的麦穗垂着青玉般的头颅，芒刺间凝结的露珠将坠未坠，像极了二八年华的少女欲说还休的心事。我站在田埂上，看远处牧童用野燕麦身茎做成哨子，清越的哨音掠过麦浪，惊起一群画眉。

这是小满时节特有的景致，万物都在奔赴圆满的途中，却始终留着一线余地，像宣纸上将干未干的墨痕，氤氲着无限可能。

古人云，“物致于此小得盈满”，分明是万物初熟的时节，却偏偏以“小”字当头。前几日去城郊一网红打卡地看蔷薇花墙，层层叠叠的骨朵正次第绽放，偏偏没有一朵完全舒展，每片花瓣都保留着半卷的诗笺模样。

忽然懂得《菜根谭》里“花看半开”的深意：全盛的花朵固然明艳，但那种将满未满的姿态，藏着对未来的期许与悬念，恰似水墨画里的留白，让观画者生出无限遐思。

以前，会木匠活的爷爷告诉我，土家人在起吊脚楼的时候，总会在榫卯间露出分毫缝隙。初时不解，待亲眼见过夏日曝晒的木材膨胀，撑裂得吱呀作响的时候，方知这刻意为之的“不圆满”，才是真正的周全之道。

就像此刻麦田里的野燕麦，它们比寻常麦子高出半尺，修长的秸秆在风中摇曳如绿绸，虽不能结出饱满的麦粒，却因着这份“缺憾”，成了制作唢呐哨片的上佳材料，工匠取其柔韧中空的茎秆，在火烤中塑出鸣腔，让原本注定凋零的野草，在乐音中获得永生。

农谚说“小满不满，干断田坎”，老农

小满天，是农耕文明，也是季候风情，于是那诗中的“蚕眠”“新秧”，皆为时令风俗。

元朝诗人元淮在《小满》中诗云：“子规声里雨如烟，润逼红绡透客毡。映水黄梅多半老，邻家蚕熟麦秋天。”在江南水乡，杜鹃鸟叫，也就是子规啼鸣，在江南的烟雨深处，远山近舍，红绡透香，那黄梅半熟，邻家的蚕熟了，麦子收成在望。江南小满天，窗户外鸟声破梦，大清早那些鸟儿，都惦记那枝头累累的果实，有枇杷、杏、海棠、桑葚、梅子、樱桃，还有树上肥美的昆虫，都是它们可口的食物。所以说，元淮写小满天，就先写杜鹃鸟了。

小满时，初夏瓜果成熟，清脆可口，那荷花待放盛开，脆藕冰甜，也非常好吃。初夏晴好，太阳明艳温暖，人们可以穿单衣，亲近于水，看岸边滴红滴绿，烟雨迷人。小满天，天地间有烟水之满，那清新柔情，滋润人心，就像新婚燕尔，幸福欢喜。更准确地说，元淮写此诗时，他身在福建，为江南之南，那儿的山水更润，麦子更早熟，桑蚕结茧更早。此时，元淮在一片烟雨绿色中，透过红船窗帘，看得心情滋润，惬意满足。

清代王泰偕诗云：“枇杷黄后杨梅紫，正是农家小满天。”那小满天，在天地之间，也在农家的心灵之间，生活之中。宋代项安世，在《十九弟生日》中诗云：“西堂旧作春池梦，南国今逢小满天。”那小满天，用以寄托兄弟情谊，适合恰当，惟妙惟肖。专家考证，唐朝北方长安洛阳的天气温暖，物候有似江南，所以那中原地区的小满节气，和今天长江中下游以及南方地区，大部分是吻合的。

由此我想，古代农历小满节气，有深藏的内含，也有独特的人文魅力，还有丰富的中华文化智慧。我爱江南小满天，我内心与那小满天的山水天光，一同心醉，天地醉了，我也醉了。

却从不急着把水渠灌满。他们深谙土地呼吸的韵律，知道田垄需要三分饥渴才能催发根系向下深扎。鄂西武陵山区的梯田里，农人用青石砌成的引水渠永远留着些间隙，看似疏漏的沟壑里，青苔编织成天然的滤网，既让山泉保持鲜活流动，又给游鱼蝌蚪留下栖身之所。

半山腰的吊脚楼下，奶奶晾晒的草药从不铺满晒席，总要留出四周的空隙，她说：“让山风在当归和天麻之间跳支舞，药性才会醒透。”其实我心中明白，药材铺得太满，容易漏洒到地上去。

周末带女儿回乡下，在山道歇脚时遇见丛生野莓。八岁的孩子欢快地在山路上蹦蹦跳跳，经历着语言发育迟缓的她，在晨露未晞的山路上，欢快地蹦蹦跳跳前行。已经八岁但仍带着幼鹿般迟疑的孩子，每次跃过沟坎时，衣角扬起的弧线总牵着我的心跳。朝阳正在林梢调试着这个季节的温度，把她的影子揉成忽长忽短的橡皮泥，我忽然觉得：当其他家长谈论孩子学习成绩时，我掌心里攥着的，是她在路边采摘后送我的一枚花瓣，内心在想着，人生何需那么多圆满。

小满就像光阴酿造的七分酒，光晕里晃动着诸多未完成的诗意：古籍页脚微卷的毛边，爱人欲触又收的指尖，以及女儿作业本上那些正在练习连笔的偏旁部首。

归途荷塘里早有尖角探出水面，擎着青玉盏承接星光。它们不急于绽放，只在等待某个晨露未晞的刹那，让朝阳为花盏斟满琼浆。或许真正的圆满，恰在这永远趋向光明的生长姿态里。就像此刻万千麦穗低垂的弧度，谦卑地丈量着天地的分寸。



人生留白处

郭令珺

给学生讲国画，讲到“留白”，我说国画很多所谓的“意境”，正是在这留白处表现出来的，因为这是一幅画的空间所在，是一幅画呼吸的地方，人们能够为之遐想。所以画面不是越满越好，画什么是基础，画得像是技术，怎样营造“留白”处，才是深度。他们懵懂地看着我，的确，小小年纪，恐怕我的话只是风一般吹过，若干年后，或许能够想起来，但于当前，他们是无法理解的。

画家以留白赋予画面呼吸感，让观者在虚实相生间，品味无尽诗意，让作品突破有限的纸面，延伸出无限的意境。而人生，又何尝不是一幅画卷？

现代生活，如同被按下加速键。生存压力很大，各种竞争激烈，人们在谋生的路上充满疲惫。这样的节奏下，留白似乎奢侈。但现代生活的可悲处，就是我们已经很努力，已经把每一寸光阴都填满了，却仍觉得空虚！我们有没有想过，这些被填满的光阴，真的就是那么的无懈可击吗？电子设备、信息洪流占走了多少碎片时间？而这些碎片时间，恰好可以用来留白。

在一天的时间里，我们是否可以抽出半小时，远离手机，泡一杯热茶，在氤氲茶香中静坐片刻；或者在床头的台灯前，读一会儿闲书，让思绪随着文字飘远；亦或者用这半小时，来瑜伽、运动、书法、画画、弹琴、冥想……这些独处时光，便是生活里的留白，让我们得以从喧嚣中抽离，与自己的内心对话，重拾内心的宁静。

留什么样的白？怎样去留白？这取决于自己。每个人爱好不同，节奏不同，自然留白的方式也不一样。无论哪种留白，留的是一份从容，不被琐事裹挟；留的是一份好奇，保持对人生的探索；留的是一份松弛，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缕新鲜空气……这些留白，不是虚无，恰是生命中最充盈的部分。像生活的调味剂、颜料盒，让我们的生活在冰冷的设备和繁杂的信息之外，增添温度和滋味，增添色彩与情感，给我们的灵魂注入营养，累积生命的厚度。

于国画：不着笔墨处，最见功夫；于生活：人生留白处，不是虚无。